

欧盟非法移民的现状与趋势*

陈积敏**

近年来,非法移民已对欧盟构成了现实的重大挑战。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非法移民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且以欧盟非法移民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欧盟非法移民的数量统计、入境途径及其未来发展等方面分析欧盟非法移民的现状与趋势。总体而言,从数量上看,新世纪以来欧盟非法移民经历了先升后降再升的波浪形发展模式;从移民路线上看,非法移民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入境欧盟境内,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移民路线仍在发挥作用,但新的路线不断被开辟出来,体现了非法移民的灵活性与应变性。尽管非法移民对欧盟构成了重大挑战,但鉴于其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适龄劳动人口萎缩等现实情况,未来欧盟非法移民问题或得到较大缓解。

一、欧盟非法移民的数量统计^①

非法移民具有流动性、隐秘性与灵活性等特征,因而对非法移民数量的统计也成为一大难点。为此,本文选取2000~2014年这一时间段作为考察周期,以便动态展现欧盟非法移民的数量变化。总的来说,自新世纪之初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欧盟非法移民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估计,欧盟非法移民从2000年的600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380万人。^②另一份估算结果也证实了这种走向。2002年,欧盟12国的非法移民数量约为310万~530万人,但金融危机后下降到180万~330万人。^③从非法移民占总人口比例与占外国人口的比例看,其趋势也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2002年位于14%~25%,2005年下降到8%~18%,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7%~12%。^④2009年,欧盟非法移民继续呈下降态势。欧盟成员国及申根相关

国的报告显示,2009年共发生10.6万起海上和陆地非法越境行为,比2008年下降了33%。^⑤

但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北非地区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际非法移民治理比较研究”(项目号:14CGJ011)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关于欧盟非法移民现状的资料来源,除相关专家的研究外,欧盟国际边界管理局的《年度风险分析》(annual risk analysis)报告是重要组成部分。此报告主要依据该机构的风险分析网络(Frontex Risk Analysis Network, FRAN)的数据进行评估。该数据网络2007年9月启动,2008年进行了优化,包括6项非法移民的数据信息:(1)非法穿越侦测(detections of illegal border crossing);(2)入境被拒(refusals of entry);(3)非法滞留侦测(detections of illegal stay);(4)难民申请(asylum applications);(5)非法入境协助者侦测(detections of facilitators);(6)伪造证件侦测(detections of forged documents)。2011年、2014年又进行了数据库扩充,在上述6项内容基础上,增加了两点,即遣返决定与有效遣返(return decisions and effective return)和旅客流量(在数据可用的情形下)(passenger flow, when available)。参见:Frontex:“Extract from the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0”,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0.pdf; Frontex:“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5.pdf(上网时间:2016年7月9日)

② Philippe Fargues, Demetrios G. Papademetriou, Giambattista Salinari, and Madeleine Sumption, “Shar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U and US Immigration Policymakers”,<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ubs/US-EUimmigrationsystems-finalreport.pdf>(上网时间:2016年7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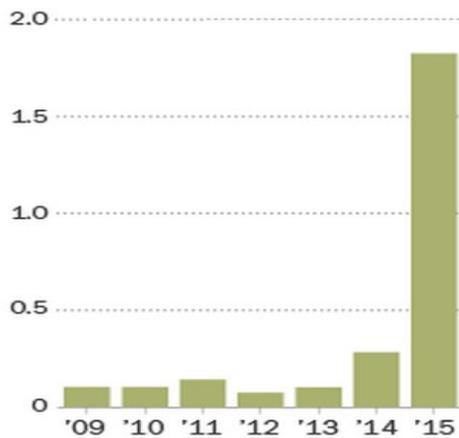
③ 欧盟12国指的是奥地利、捷克、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与英国。参见: Franck Düvell and Bastian Vollmer, “European Security Challenges”,<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6212/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11-01.pdf?sequence=1&isAllowed=y>(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④ Vesela Kovacheva and Dita Vogel, “The Size of the Irregular Foreign Resident Popul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02, 2005 and 2008: Aggregated Estimates”,http://irregular-migration.net/typo3_upload/groups/31/4.Background_Information/4.7.Working_Papers/WP4_Kovacheva-Vogel_2009_EuropeEstimate_Dec09.pdf(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⑤ Frontex: “Extract from the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0”,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0.pdf(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局势动荡,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这也导致了边境拘捕案例的增多,或意味着非法移民出现新的增势。2010年欧盟外部边境拘捕的数量约为10.4万例,2011年激增至14.1万例,上涨了约35%,其主要来源国是突尼斯(20%)、阿富汗(16%)和巴基斯坦(11%)。^①不过,2012年边界拘捕数量又下降到7.2万例,2013年回升至10.7万例,2014年迅速蹿升至28.3万例。^②2015年更是达到新的数值高峰,仅1月份边境拘捕数量就超过了2万例,而2009~2014年同期平均拘捕数仅4700例。2015年10月份,欧盟外部边界的拘捕量甚至一度超过了10万例。欧盟国际边境管理局(Frontex)发布的《2016年风险分析》报告估计,2015年非法穿越欧盟边界的移民超过了180万人,比2014年的28万人增加了6倍有余(见图1)。^③可见,新世纪以来,欧盟的非法移民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浪形状态,但整体上呈现出增长势头。

图1 2009~2015年欧盟外部边界拘捕量(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Phillip Connor, "Illegal Migration to EU Rises for Routes both Well-worn and Less-traveled",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3/18/illegal-migration-to-eu-rises-for-routes-both-well-worn-and-less-traveled/>(上网时间:2016年10月21日)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非法移民数量的统计存在众多制约因素,其中之一便是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的身份并不是截然分明的。例如,很多非法移民并不是通过非法穿越边境的方式入境目的国,而是以合法身份进入目的国,但因为签证过期滞留而沦为非法移民;或者是从事与签证身份不符的行为,如

没有就业许可的移民参加工作;^④或者是以难民申请方式来实现移民目的,但他们可能是潜在的非法移民:先是无合法证件进入目的国,然后再申请庇护。如果成功,他们则可以转化成合法身份;如果被拒,他们可能会隐匿下来,成为非法移民。目前,欧盟仍然是全球难民申请庇护的主要目的地,如2007年欧盟共收到30.2万份难民申请,占全球总数的45%。但是,在欧盟成员国中,这些难民申请获得认可的比例不一,希腊的批准率约为2.7%,德国为35.2%,意大利高达61.2%,因此这些类别的非法移民往往难以被准确统计。对此,欧盟委员会批评道,这种申请程序就像是一场碰运气的彩票活动,给非法移民以可乘之机。^⑤同时,估算非法移民数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政府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希望获得更多预算等因素而夸大数据,有时可能会因要显示边境控制的有效性等考量而缩小数据。^⑥因此,对于欧盟非法移民的数量统计只能是从趋势上作出一定的判断,而不可能获取十分精确的数据。

二、欧盟非法移民的主要路径和手段

欧盟非法移民形成了传统的移民中转区,同时也根据形势发展出新的移民路线。中转区可以划分为四大板块:东欧地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①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2",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Attachment_Featured/Annual_Risk_Analysis_2012.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②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5.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③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6",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6.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④ Franck Düvell and Bastian Vollmer, "European Security Challenges",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6212/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11_01.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⑤ Franck Düvell and Bastian Vollmer, "European Security Challenges",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6212/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11_01.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⑥ Martin A. Schain, "The Challeng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n Europe", <http://www.e-ir.info/2013/12/14/the-challenge-of-illegal-immigration-in-europe/>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斯、阿塞拜疆)、东南欧地区(土耳其、叙利亚、巴尔干国家)、地中海地区(马里、尼日尔、利比亚、突尼斯)以及西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根据四大板块的划分,欧盟非法移民的主要线路是:(1)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或西非经佛得角、加那利群岛或摩洛哥进入西班牙;(2)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西非、东非经利比亚和中地中海前往马耳他和意大利;(3)从西非、东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及中亚、南亚地区经土耳其进入希腊,有的也进入保加利亚;(4)从西非、东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经俄罗斯、乌克兰进入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波兰。^①随着欧盟外部边界执法力量的强化、中东北非地区局势的变动,某些传统路线已经不再承担主要的功能,而一些新的线路被开辟出来并承担着主要作用,如从土耳其进入塞浦路斯或希腊,从埃及进入希腊或意大利等。

欧盟非法移民主要采用从陆路和海路两种路径进入欧盟境内。尽管大部分人群(第三国国民)是通过机场进入欧洲,但多数被拒绝入境的第三国国民则转而从港口或陆路穿越入境。2011年,34.4万名第三国国民被拒绝入境后,超过83%的人是通过穿越陆地边界入境欧洲。2012年,波兰拒绝了近3万名第三国国民入境,除几百名以外,其他的全部试图通过陆路入境。同年,被希腊拒绝入境的1万名第三国国民,几乎全部试图通过陆路入境。^②陆路主要是以西巴尔干路线为主,它既发挥着非法移民从希土边界入境欧盟的中转站功能,同时也是非法移民经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马其顿与塞尔维亚入境欧盟的重要路线,2012年经由此路线非法越境被发现的案例为6391起,2013年迅速增长到近2万起,2014年更是增长到4.3万起。2015年再创新高,达到76.6万例,经由该路线非法入境的移民主要是科索沃人。^③其中,希土边界是重要的非法移民通道。欧盟国际边境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欧盟边界拘捕非法移民总数为16.4万例,45%是经过希腊入境欧洲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希土边界和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界入境。2008年,欧盟边界非法移民拘捕数增至15.9万例,但经由希腊边界穿越的占到了总数的50%。2009年,尽管边界拘捕数下降

到10.6万例,但在希腊边界拘捕的数量就占到总数的75%。2010年6~12月,经由土耳其—希腊边界非法穿越的案例超过3.8万起,平均每月非法越境数超过5400例。^④海路的主要入境地点在中地中海与东地中海,而西地中海数量相对较少。^⑤2013年,4.5万名非法移民从北非经地中海进入意大利南部或马耳他而实现入境欧盟的目的。2014年,这一数据上升到17.1万名。经过东地中海进入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是第二条路径。2013年,2.3万名移民经过这一路线入境欧盟,2014年增长到5.1万人,增幅达117%。^⑥国际移民组织2015年底发布的移民报告显示,在当年入境欧盟的100多万移民和难民中,有97.25万人是经由海路入境的。^⑦欧盟国际边境管理局的《2016年风险分析》报告指出,2015年在东地中海的非法移民被发现数量最多,达到了88.5万例。地中海线路上被发现的非法移民数量比2014年略下降了10%,约为15.4万例,而

① Franck Düvell and Bastian Vollmer, "European Security Challenges",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6212/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11_01.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② Martin A. Schain, "The Challeng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n Europe", <http://www.e-ir.info/2013/12/14/the-challenge-of-illegal-immigration-in-europe/>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③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5.pdf;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6",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6.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④ Ahmet İcduygu, "The Irregular Migration Corridor between the EU and Turkey: Is It Possible to Block It with a Readmission Agreement?"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7844/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2011_14.pdf?sequence=1&isAllowed=y; Frontex: "Extract from the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0",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0.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⑤ Martin A. Schain, "The Challeng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n Europe", <http://www.e-ir.info/2013/12/14/the-challenge-of-illegal-immigration-in-europe/>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⑥ Sylvain Charat, "Illegal Immigration: Is Europe Losing Control of Its Borders?" <http://www.visionandvalues.org/2015/01/illegal-immigration-is-europe-losing-control-of-its-borders/>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1日)

⑦ "Migrant Crisis: One Million Enter Europe in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5158769>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1日)

东地中海仅为7164例。^①

欧盟非法移民主要采取寻求人口走私者的协助和伪造证件两种手段进入欧盟境内。对于这些试图越境的非法移民来说,陆路和海路两种路径都具有较大风险性:陆路入境被欧盟边界执法力量拘捕的可能性大,而海路入境面临巨大的生命风险。例如,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期间,1~6月至少有1866名移民命丧地中海,比2014年的425名高出了4倍之多。其中,2015年4月就有1265名死亡案例,使得该月成为过去18个月以来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月份。^②为了减少风险,增加成功的几率,寻求人口走私者的协助成为非法移民最常用的手段。据统计,英国的边境拘捕人数从1990年的3300人上升到2000年的4.7万人。英国内务部(Home Office)估计,这其中75%涉及到有组织的人口走私。^③2015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为了进入欧盟,非正规移民经常求助于人口走私者。”这些人口走私集团往往会使用50~100米长的铁质货轮运送非法移民,每只船载有250~800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收取5000~7000美元/人的佣金,某些情况下对儿童免费。^④同时,使用伪造证件方式入境欧洲也是常用的方式。2011年被查出使用伪造证件入境的人数接近9500人。^⑤2013年,达到9804起;2014年有所下降,约为9420起,降幅达3.9%。^⑥其中,伪造证件数量最多的是叙利亚人,其后是尼日利亚人与伊拉克人。这些证件主要是伪造护照,其次是签证、居住许可证、身份证等。^⑦2015年该类数量又有下降,约为8373起,与前一年相比降幅为11%。其中,乌克兰人、摩洛哥人以及叙利亚人分列前三位。^⑧

三、欧盟非法移民的未来走势

从历史上看,欧洲曾长期是移民输出国,其移民主要流向了美洲和澳洲,如20世纪初,每年约有100万欧洲人移民到北美地区。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目的地。2010年,欧盟就吸收了120万名永久居民,超过了美国接收的数量,这表明全球移民体系在过去10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自法国、瑞士等国向北、向东延伸的区域就已经是

净移民地区,后来这种趋势扩展到比利时、德国和瑞典等国。21世纪初,大部分南欧和西欧国家成为净移民国家。^⑨在国际移民中,非法移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欧盟成为非法移民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⑩

目前,欧盟非法移民在全球非法移民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从数量上看,与美国相距甚远。^⑪但是,欧盟仍将非法移民视为重大挑战。其主要原

①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6”,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la_Risk_Analysis_2016.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② Alex Norrington, “2015 Mediterranean Crisis: The Facts So Far”, <http://migrantreport.org/2015-update-drowning-deaths-in-the-mediterranean/>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③ Zig Layton-Henry, “Britain: From Immigration Control to Migration Management”,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24.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Smuggling of Migrants in Europe and the EU Response”,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5-3261_en.htm (上网时间:2016年10月21日)

⑤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2”,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Attachment_Featured/Annual_Risk_Analysis_2012.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⑥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5.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⑦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5.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⑧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6”,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la_Risk_Analysis_2016.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5日)

⑨ Ronald Skeldon, “Global Migration: Demographic Aspects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ment”,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migration/documents/EGM.Skeldon_17.12.2013.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⑩ Graziano Battistell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2008, p.209.

⑪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算,截至2014年美国非法移民数量多达1100万人,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从非法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看,美国也要远高于欧盟。2010年,美国非法移民数量占总人口比例约为3.8%,而欧盟成员国中非法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希腊为3.49%,法国、德国非法移民所占比例更低,仅为0.09%与0.31%。参见:Jeffrey S. Passel and D’ Vera Cohn,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Stable for Half a Decade”,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21/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stable-for-half-a-decade/>; “Illegal Immigration around the World: 13 Countries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ttp://immigration.procon.org/view.resource.php?resourceID=005235> (上网时间:2016年10月21日)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欧盟的移民历史与文化因素。欧洲作为移民输入地的时间不长,并且很多国家并没有、甚至是排斥将本国视为一个移民国家。^①“欧洲国家倾向于十分紧张地将国际移民视为对其领土、组织、理念疆界的挑战,也是对它们考察自我和他者思维方式的挑战。”^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欧盟国家受访者将移民视为一个难题,如有33%的英国受访者认为合法移民增加了犯罪率,46%的德国受访者以及56%的意大利受访者持同样观点。2009年,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数据统计显示,欧盟公众将移民视为3项主要关注的议题之一。^③201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欧盟成员国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接受度远低于美国。其中,58%的美国受访者表示文化多样性令生活更美好。在受访的10个欧洲国家中,瑞典(36%)、英国(33%)、西班牙(31%)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度位列前三。而63%的希腊受访者和53%的意大利受访者则认为多样性的增长令他们的生活更加糟糕,另有41%的匈牙利人和40%的波兰人也有同感。^④可见,这种历史经验的缺乏以及对移民的天然抵触心理使这些国家应对移民的能力有限。

(2) 欧盟成员国政治势力与媒体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欧洲经济的不景气,很多欧洲国家涌现出了一批右翼政治势力,它们宣称“移民抢夺工作机会”、“移民破坏社会安定”、“移民外部威胁”等,并极力将移民渲染成“大规模入侵者”、“瘟疫”等,从而引发欧盟国家内部的反移民浪潮,并继而移民政策产生了影响。

(3) 欧盟非法移民的构成因素。欧盟的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于中东、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从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因而非法移民的教育水平以及技能基础都相对更低;从宗教信仰上看,欧盟非法移民大都是信奉伊斯兰教,而“9·11事件”之后,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建立起来,因此欧盟国家会将非法移民与其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威胁联系起来。^⑤

(4) 欧盟移民融合政策因素。欧盟虽然将移民融合视为移民政策的重要内容,但其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对于非法移民来说,他们几乎很难有机会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可能在不断的排斥、打压、胁迫中生活,因而易于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⑥

但是,对欧盟而言,如果考虑到未来的人口结构,国际移民可能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与此相适应,非法移民问题也有可能变得更为缓和。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成员国的人口结构极不合理,人口老龄化加速,适龄劳动力人口锐减,这将会对欧盟的生产力、竞争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并会引发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可持续,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连锁反应。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根据95%预测区间(95 per cent prediction intervals)的数据统计方法,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2015~2030年,欧洲人口数量可能有轻微下降,从7.38亿人减少到7.34亿(见图2)。^⑦与此同

^① 例如德国在1977年的规划中首次使用了“非移民国家”(Kein Einwanderungsland)一语,但当时德国(指西德)的外国移民已到400万人。因此,这种“非移民国家”的界定既非社会事实,也非人口现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规范的体现以及国家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参见:Andrew Geddes,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Europe*,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80.

^② Andrew Geddes,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Europe*, p.4.

^③ Christal Morehouse and Michael Blomfield, “Irregular Migration in Europe”,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ubs/TCMirregularmigration.pdf>(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④ 民调问题是“您认为不同种族、族群或国籍的人数量的增加会让您更好地生活、更差地生活或没有太多变化”。参见:Bruce Drake and Jacob Poushter, “In Views of Diversity, Many Europeans Are Less Positive than Americans”,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12/in-views-of-diversity-many-europeans-are-less-positive-than-americans/>(上网时间:2016年10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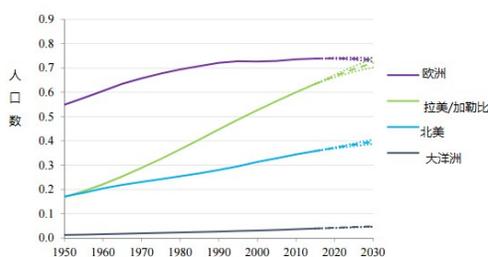
^⑤ 宋全成:“论外国移民社会问题对欧洲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考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53~57页。

^⑥ 宋全成:“论外国移民社会问题对欧洲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考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53页。

^⑦ Sara Hertog and Barney Cohen, “Population 2030 Demograph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trends/Population2030.pdf>(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时,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2000年年龄达到或超过6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20%,2015年这一数值接近于24%,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近30%。^①

图2 1950~2030年主要区域人口数(单位:十亿)^②



资料来源: Sara Hertog and Barney Cohen, “Population 2030 Demograph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trends/Population2030.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人口数量的下降、老龄化人群的增加对于欧洲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产业结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9月18日,欧盟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发布联合报告宣称,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欧盟不但需要减少性别差异、提升劳动力市场就业效率,更重要的仍然是劳动力流动和移民迁入。报告显示,2013~2020年,欧洲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的人口预计将减少750万人,下降2.2%。在移民迁入净人口为零的假设前提下,欧盟28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同期将下降1170万人,下降3.5%。^③

实际上,这一情况早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2011年欧洲大学研究院(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开展了一项联合研究,并发表了一份题为《国际移民与欧洲人口挑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2010年是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转折点,此后欧洲人口出现下降趋势。如果没有移民,2050年欧洲27个国家(该报告发布时克罗地亚还未加入欧盟,下同)的人口数量将比2010年减少5400万人。如果能保持金融危机前的移民高峰状态,欧盟将有16个国家出现人口增长,其中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增长最多,到2050年的欧盟人口数量可能会比2010年增加

1500万人。但是,即便如此,欧盟仍有10个国家将出现人口负增长,其中德国人口下降比例最大。在没有移民的情境下,2010~2050年,欧盟内部仅有3个国家的人口会出现正增长,即法国、爱尔兰、英国,其他国家将出现负增长,其中德国、意大利、波兰的人口负增长比例位列前三。^④该报告指出,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难以为继的问题使欧盟不得不认真加以应对,其策略包括扩大欧盟、鼓励生育、扩大移民以及延迟退休等,其中欧盟扩大化以及移民政策最具有吸引力。

移民在保持欧盟成员国人口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十分显著。2010~2050年,欧盟27个成员国无一例外地将面临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困境。据估计,欧盟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8400万人,比2010年减少27%,其中德国劳动力人口减少最多,达到1850万人,比2010年下降37%。如果移民的趋势保持危机前水平,欧盟的劳动力人口仍会呈下降态势,但幅度会有所收窄,到2050年约减少3700万人。与之相对应,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人口却呈增长态势,到2050年将新增劳动力1.349亿,比2010年提高34%。^⑤与劳动力人口下降相反的是老龄化人口的急速增加。据估算,到2050年,在不考虑移民的情况下,欧盟27

^① Sara Hertog and Barney Cohen, “Population 2030 Demograph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trends/Population2030.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② Sara Hertog and Barney Cohen, “Population 2030 Demograph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trends/Population2030.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③ 中国商务部:“欧委会报告:劳动力流动是解决欧盟人口结构和技能问题的关键”,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409/20140900737749.shtml>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2日)

^④ Philippe Fargu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urope’s Demographic Challenge”,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7839/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2011_09.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⑤ Philippe Fargu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urope’s Demographic Challenge”,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7839/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2011_09.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0日)

国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增加5700万人,增幅达65%。如果包括移民,老龄化人口将达到6200万人,增幅为71%。^①与全球情况相比,欧洲老龄化人群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②

由此可见,未来欧洲社会的活力、经济竞争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将与国际移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非法移民将不再是欧洲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吸引移民才是欧洲最重要的挑战。然而,当前欧盟的移民政策却并未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欧盟国家在对待移民工人时对技术劳工表示欢迎,而对非技术工人则表现出苛刻的姿态。正如一位学者所表述的那样:“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需要并想要技术工人,它们需要但并不太想要非技术移民。”^③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欧盟移民政策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一方面欧洲人口基数对于其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需要移民来增强社会活力与动力;另一方面欧洲内部的反移民情绪高涨以及政治家短视的移民政策使移民入境难上加难。2012年,时任高盛国际主席、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萨瑟兰以及欧盟委员会主管内部事务的委员马姆斯特洛姆联合撰文指出:“主流政治家被仇外主义政党所绑架,采取反移民言辞以赢得处于恐慌之中的大众支持……尽管欧洲大部地区失业

率高企,但有太多的雇主却找不到他们所需的工人。”“最终,欧洲国家必须中肯地承认它们就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是移民之地。欧洲部分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希腊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几乎与美国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相当。”^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欧洲国家都面临人口下降的问题,因此欧洲内部的移民将逐渐减少,外部移民将成为欧洲移民的主体,这必然会给欧洲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带来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在完善其移民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融合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未雨绸缪。◎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Philippe Fargu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urope’s Demographic Challenge”,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7839/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2011_09.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0日)

② Philippe Fargu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urope’s Demographic Challenge”, http://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7839/EU-US%20Immigration%20Systems%202011_09.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0日)

③ Ronald Skeldon, “Global Migration: Demographic Aspects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ment”,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migration/documents/EGM.Skeldon_17.12.2013.pdf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0日)

④ Peter D Sutherland and Cecilia Malmstrom, “Europe’s Immigration Challenge”,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economics-blog/2012/jul/24/europe-immigration-challenge> (上网时间:2016年8月20日)

(接第53页)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梅执政期间的中英关系还是值得期待。2015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开局之年,中英两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互访,并签署了总价值约400亿英镑的合作协议,包括创意产业、零售、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近日英国政府尽管突然宣布暂缓与中法合作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但表示英方推迟该项目并不代表对中国的热情已经冷却,中英仍在一系列广泛领域进行合作,英国将继续寻求同中国维护强劲的关系。在当前英国经济环境产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有理由相信中英两国政府互利

合作的趋势不会改变。

特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注定了梅的首相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但也一定会与众不同。“风物长宜放眼量”,梅能否顺势而变,重新定位英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和作用,继续保持甚至扩大英国当前的全球影响力,带领英国走出一条不平凡之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黄丽梅)